

儿女英雄传

(中)

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

主 编 寒 天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431 .25 印张 968 .76 万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 册

ISBN 7 - 204 - 05471 - 7

定价:1352 .00 元

目 录

儿女英雄传(中)

第三十三回	申庭训喜克绍书香 话农功请同操家政	(1)
第三十四回	屏纨绔稳步试云程 破寂寥闲心谈月夜	(26)
第三十五回	何老人示棘闱异兆 安公子占桂苑先声	(51)
第三十六回	满路春风探花及第 一樽佳酿酬酒酬师	(75)
第三十七回	志过铭嫌隙成佳话 合欢酒婢子代夫人	(100)
第三十八回	小学士俨为天下师 老封翁蓦遇穷途客	(126)
第三十九回	包容量一诺义周贫 矍铄翁九秩双生子	(154)
	义士邓翁传	(173)

第三十三回 申庭训喜克绍书香 话农功请同操家政

这书虽说是种消闲笔墨,无当于文,也要小小有些章法,比如画家画树,本干枝节,次第穿插,布置了当,仍须渲染烘托一番,才有生趣。如书中的安水心、佟孺人,其本也,安龙媒、金、玉姐妹,其干也,皆正文也;邓家父女、张老夫妻、佟舅太太诸人,其枝节也,皆旁文也。这班人自开卷第一回,直写到上回,才一一的穿插布置妥贴,自然还须加一番烘托渲染,才完得这一篇造因结果的文章。这个因,原从安水心先生身上造来;这个果,一定要向安水心先生结去。这回书,便要表到安老爷。安老爷自从那年中了进士,用了个榜下知县,这其间过了三个年头,经了无限沧桑,费了无限周折,直到今日,才把那些离离奇奇的事拨弄清楚,得个心静身闲,理会到自己身上的正务。理会到此,第一件关心的便是公子的功名。

这日正遇无事,便当面嘱咐一番,再给他定出个功课来,好叫他依课程用功,备来年乡试。当下叫了一声“玉格儿”,见公子不在跟前,便和太太道:“太太,你看玉格这孩子,近来竟荒得有些外务了。这几天只一叫他,总不见他在这里,难道一个成人的人,还只管终日偎依在自己屋里不成?”

读者,你看安水心先生这几句话,听上去觉得在儿子跟前,有些督责过严。为人子者,冬温夏清,昏定晨省,出入扶持,请席请衽,也有个一定的仪节。难道拉屎撒尿的工夫,也不容他,叫他没日没夜的寸步不离左右不成?却不知这安老

爷,另有一段说不出的心事。原来他因为自己辛苦一生,遭际不遇,此番回家,早打了个再不出山的主意,看了看这个儿子还可以造就,便想要指着这个儿子身上,出一出自己一肚皮的肮脏气。也深愁他天分过高,未免聪明有余,沉着不足;又恰恰的在个有妻子则慕妻子的时候,一时两美并收,难保不为着翠帷锦帐两佳人,误了他玉堂金马三学士。老爷此时,正在满腔的诗礼庭训待教导儿子一番,才叫了一声,偏偏的不见公子趋而过庭,便觉得有些拂意。

太太见老爷提着公子不大欢喜,才待叫人去叫他,又虑到倘他果然偎倚在自己屋里,一时找了来,正触在老爷气头儿上,难免受场申斥,只说了句:“他方才还在这里来着,此时想是作什么去?”他老夫妻一边教,一边养,却都是疼儿子的一番苦心;安想他老夫妻这番苦心,偶然话中一问一答,恰恰的被一个旁不相干的有心人听见了,倒着实的在那里关切,正暗合了朝中有人好作官那句俗话。朝中有人好作官这句话,读者切莫把它误认作植党营私一边去。你只看朝廷上,那班大小臣工,若果然人人心里都是一团人情无理,凡是国家利弊所在,彼此痛痒相关,大臣有个闻见,便训诫属官;未吏有个知识,便规谏上宪,一堂和气,大法小廉,不但省了深宫无限宵吁之劳,暗中还成全了多少人才,培植了多少元气。你道这话,与这段书什么相干?从来说家国一体,地虽不同,理则一也;不信,你只看安家那个得用的大丫头长姐儿。

这日当安老爷、安太太说话的时节,那长姐儿正在一旁侍候,她听得老爷、太太这番话,一时便想到生怕老爷为着大爷动气,太太看着大爷心疼,大爷受了老爷的教导,脸上下不来,看着太太的怜惜,心里过不去;两奶奶,既不敢劝老爷,又不好

救太太,更不便当着人周旋大爷。这个当儿,像我这样的受恩深重,要不拿出个天良来,多句话儿,人家主儿不是花了钱粮米白养活奴才吗?想到这里,她便搭讪过来,看了看唾沫盒儿得洗了,便拿上唾沫盒儿,一溜烟出了上屋后门,绕到大爷的后窗户跟前,悄悄的叫了声:“大奶奶。”又问道:“大爷在屋里没有?”张金凤正在那里给公子做年下戴的帽片儿。何小姐这些细针线虽来不及,近来也颇动个针线,在那里学着给婆婆作竖头领儿。这个当儿,针是弄丢了一枚了,线是揪折了两条了;她姐妹正在一头说笑,一头作活,听得是长姐儿的声音,便问说:“是姐姐吗?大爷没在屋里,你进来坐坐儿。”她道:“奴才不进来了,老爷那里嗔着大爷,总不在跟前儿呢!得亏太太给遮掩过去了。大爷上那儿去了,二位奶奶打发个人儿告诉一声儿去罢。不然,二位奶奶就上去答应一声儿。”她说完了,便趑身去洗了那个唾沫盒儿,照旧回到上房来侍候。

金、玉姐妹两个,便也放下活计,到公婆跟前来,太太见了她两个,便问:“玉格儿竟在家里作什么?”何小姐答道:“没在屋里。”安老爷便皱眉蹙眼的问道:“那里去了?”何小姐答道:“只怕在书房里罢!”安老爷道:“那书房自从腾给邓九公住了,这一向那些书还不曾归着清楚,乱腾腾的,他一人扎在那里作什么?”何小姐道:“早收拾出来了。从九公没走的时候,他就说等这位老人家走后,腾出地方儿来,我可得静一静儿了;及至送了九公回来,连第二天也等不得,换上衣裳,就带着小子们收拾了半夜。”安老爷听到这句便有些色霁。何小姐又搭讪着接上说道:“媳妇们还笑他说:‘何必忙在这一刻。’他说:‘你们不懂,自从父亲出去这遍,不曾成得名,不曾立得业,倒吃了许多辛苦,赔了若干银钱。通共算起来,这一遍不是去作官,

竟是为了你我三个了。如今不是容易才完了你我的事，难道你我作儿女的，还忍看着老人家再去苦挣了来养你我不成？所以我忙着收拾出个书房来，从明日起，便要和你两个告一年半的假。”安太太道：“怎么呀！又怎么不零不搭的，单告一年半的假呢？”张姑娘接口道：“媳妇们也是这等问他，他说：‘这一年半里头，除了父母安膳之外，你两个的事，什么也不用来搅我；外面的一切酒食应酬，我打算可辞就辞，可躲就躲；便是在家，我也一口酒不吃，且尽这一年半的功夫，打叠精神，认真用用功，先把那举人进士弄到手里，请二位老人家欢喜欢喜再讲。’”安老爷冷笑道：“他有多大的学力福命，敢说这等狂妄的满话？”安太太道：“这可就叫作小马乍行嫌路窄了。”何小姐又接着赔笑道：“婆婆只这等说，还不见他说这话的时候大妈妈似的那个样儿呢，盘着腿儿，绷着脸儿，下巴颏儿底下又没什么，可尽着伸着三个指头在那里络胡子似的不住手的络！媳妇们两个，只说了句功也得用，公婆跟前可也得向常去来，侍候侍候。只这句就教导起来了，向着媳妇们说：‘要你两个作什么的？此后我在书房里，父母跟前正要你两个随时替我留心；便是你两个也难得患难里结成姻缘，彼此一同侍奉三位老人家；凡家里的大小事儿，正该趁这年纪学着作起来，也好省一省母亲的精神心力。倘然父母有什么要使唤我的去处，你们却不可拘泥我这话，只管着人告诉我去。’说媳妇们像俩傻子，又像两三岁的孩子，又不好笑他，只好听一句，答应他一句。此时公公要有什么话吩咐他，媳妇叫人书房里叫去。”

安老爷方才问这话的时节，本是一脸的怒容；及至听了两个媳妇这段话，知道这个儿子不但能够不为情欲所累，并且还能体贴出自己这番苦衷来，不禁喜出望外，说道：“不信我们这

个傻哥儿,竟有这股子横劲。”张姑娘也笑道:“自那天说了这话,天天儿比个走远道儿的还忙呢!等不到天大亮,就起来赶忙着漱漱口,洗洗脸就走,连个辫子也等不及梳。公公不见他这些日子早上请安,总是从外头进来?”安老爷只喜得不住点头,因向太太道:“这小子果能如此,其实叫人可疼。”

读者请看普天下的妇道,第一件开心的事,无过丈夫当着她的面,赞她自己养的儿子。安太太方才见老爷说公子荒得有些外务,正捏一把汗,怕丈夫动气,儿子吃亏;不想两个媳妇这一圆和,老爷又一夸奖;况且安老爷向日的方正脾气,从不听得他轻易夸一句儿子的,今日忽然这样谈起来,欢喜得了不得!也和老爷闹了个礼行科,说道:“这还不是老爷平日教导的好处。”因又望着媳妇说道:“他这股子横劲,也不知是他自己憋出来呀,还是你们俩逼得懒驴子上了磨了呢?”安太太口里是只管这等说,其实心里是因儿子疼媳妇的话;那知这句话倒说着了,那位打算诗酒风流的公子,可不是被她姐妹一席话,生生的把个懒驴子逼上了磨了呢!虽然如此,却也不可小看了这个懒驴子;假如你无论怎样想着方法儿逼他上磨,他是一个劲儿的尿溺多,坐着陂不上,停了磨了,你又有甚么法儿?只是安老爷那样厚德载福的人,怎得会有这般的儿子!

安公子这日正在书房里温习旧业,坐到晌午,两位大奶奶给送到来的滚滚烧饼,又是一大碟炒肉炖焖疙瘩儿,一碟儿风肉,一小铤儿粳米粥,恰好他读文章,读得有些肚里发空,正用得着,便拿起筷子来,拣了几片风肉,夹上才咬了一口,听得父亲叫,登时想起“父召无诺,手执业则投之,食在口则吐之,走而不趋”的这几句《礼记》来,便连忙恭恭敬敬的答应了一声:“喷。”放下筷子,把嘴里嚼那口饽饽吐在桌子上,口也不及漱,

站起来,就不慌不忙,斯斯文文,行不由径的走到上房来。老爷一见,就笑容可掬的道:“罢了,不必了!我叫你原为今日消闲,想到明年乡试,要催你用起功来;方才听两个媳妇说你自己已经理会到此,这更好了。只是你现在的功课,打算怎的个作法?”公子回道:“打算先读几天文章,再作一两篇文章,且练练心思,熟熟笔路。”安老爷道:“是便是了;只这功课,不是从这里作起。制艺这一道,虽说是个骗功名的学业,若经义不精,史笔不熟,纵然文章作得锦簇花团,终为无本之学。你的书虽说不生,荒了也待好一年了,只怕那程老夫子,见你是个成人之学,也就不肯照小学生一般教你背诵,将来用着它时,就未免自己信不及。古人三余读书,趁眼前这残冬长夜,正好把书理一理,再动手作文章不迟。读的文章,有我给你选的那三十篇启祯、二十篇近料闾墨,简练揣摩足够了,不必贪多。倒是这理书的工夫,切忌自欺,不可涉猎一道。从明日起,给你二十天的限,把你读过的十三部经书,以至《论语》、《孟子》都给我理出来。论不定我要叫你当着两个媳妇背的,小心当场出丑。”公子自然是听一句,应一句。太太和二位少奶奶,一边是期望儿子,一边是关切夫婿,觉得有老爷这几句温词严谕,更可勉励他一番。不想这话,那个长姐儿听见,倒不甚许可了;她暗暗的纳闷道:“哟!这么些书,也不知有多少本儿,二十天工夫,一个人儿那儿念得过来呀,这要累着呢!”你道好笑不好笑?人家自有天样高明的严父,地样厚博的慈母,再加花朵儿般、水晶也似的一对佳人守着,还怕体贴不出这个贤郎、这位快婿的念得过来念不过来,累得着累不着?干卿何事?却要梅香来说勾当,岂不大怪!不然,揆情度理想了去,此中也小小的有些天理人情。读者如不见信,只看孟子和告

子,两个人抬了半生的硬杠,抬到后来,也不过一个道得个食色性也;一个道得个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

安老爷吩咐完了公子这话,便和太太说道:“玉格的功名,是我心里第一桩事。第二桩便是我家的家计。我家虽不宽裕,也还可以勉强温饱,都因我无端的官兴发作,几乎弄得家破人亡;这仗天祖之灵,才幸而作了个失马塞翁,如今要再去学那下车冯妇,也就似乎大可不必了。只是我既不作出山之计,此后衣食两个字,却不可不早为之计。这桩事又苦于我的尺有所短,这几年,就全仗太太。话虽如此,难道巧媳妇还作出没米的粥来不成?我想理财之道,大约总不外乎生计,必须及早把我家的无用的冗人去一去,无益的繁费省一省,此后自你我起,都是粗茶淡饭,絮袄布衣,这才是个久远之计。趁今日稍闲,你我儿媳妇辈,齐集在此,何不大家计议起来?”太太道:“老爷这话虑得很是,我也是这么想着;就只这话说着容易,做起来只怕也有好些行不去的。就拿去人说,我家这几个中用些的家人,都是老辈子手里留下的,一时去了,又叫他们到那儿去;就是这几个雇工儿人,这么个大地方儿,也得这些人才照应得过来。讲到烦费,第一老爷是不枉花钱的;就是玉格这么大了,连出去逛个庙,听个戏都不会。此外,老爷想,咱们家除了过日子外,还有什么烦费的地方儿吗?就勉勉强强的抠搜些出来,不成局面可就不像样儿了;至于大家的穿的戴的东西,都是现成儿的,并不是眼下得用钱现置,难道此时倒弃了这个,另去置絮袄布衣不成?老爷你想我这话,说的是不是?”

安老爷虽是研经铸史的通品,却是个称薪量水的外行,听了这话,不唯是个至理,并且是个实情,早低下头去,发起闷

来,为难起来半日,说道:“ 这等讲,难道就坐以待毙不成?”安太太道:“ 老爷别着急,我心里虑了也不是一天儿了。但是,这话要和我们玉格商量,可是白商量,商量不成,他且和你背上一大套书,倒把人搅糊涂了。倒是我娘儿三个人前日说闲话儿,两媳妇说了个主意,我听着竟很有点理,左右闹着没事,老爷为什么不叫她们说说,老爷听着可行不可行。万一可行,或者她们说的有什么不是的地方,老爷再给她们校正,我觉着倒是个正经主意。”安老爷道:“ 既如此,叫她们都坐下慢的讲。”

安老爷是有旧规矩的:但是赐儿媳坐,那些丫头们便搬过三张小矮凳儿来,也分个上下手,他三个便斜签着,侍候父母公婆坐下。这个礼节,我作者也以为然。何以呢?往往见那些巨族大家,多半礼重于情,久之情为礼制,父子便难免有个不达之衷,姑媳也就难免有个难伸之隐,也是居家一个大病。何如他家这等妇子家人联为一体,岂不得些天伦乐趣?至于那作者著这段书,大约醉翁之意不必在酒,他想是算计到何玉凤、张金凤两个人,四只小脚儿通共凑起来,不够营造尺三寸零,要叫她站着商量完了这桩事,那脚后跟可就有些不行了。

当下安老爷见儿媳两旁侍立,便问道:“ 你们是怎么个见识,盍各言尔志呢?”何小姐先说道:“ 媳妇们也是那天伺候婆婆,闲话提到我家家计,偶然说到这句话。其实,事情果然行得去行不去,媳妇们两个究竟弄得成弄不成,此时也不敢说满了,还得请示公婆。媳妇在那边跟舅母依着的时候,便听得围着这座庄园都是我家的地,那时候听着,觉得离自己的心远,只当闲话儿听过去了。及至过来请示婆婆,才知道这地年终只进二百几十两银子的租子;问道这个根底,婆婆也不大清楚。请示公公,果然的这等一块大地,怎的只进这些租子?我

家这地到底有多少顷亩？”安老爷见问，先呵噤了一声，说：“这句话，竟被你两个把我问倒了。这块地原是我家祖上从龙进关的时候，占的一块老圈地，当日大的很呢！南北下里，南边对着我家庄门，那座山的山阳里有一片枫树林子，那地方儿叫作红树村，从那里起，直到庄后我和你说过的那个元武庙止。东西下里，尽西头儿，有个大苇塘，那地方叫作苇滩，又叫尾塘堤，那里起直到东边瓦家村我们那座青龙桥；这方圆一片大地方，当日都是我家的。自从到我手里，便凭庄头年终交这几两租银，听说当年再多二十余倍还不止，大概从占过来的时候便有隐瞒下的，失迷着的，甚至从前家人庄头的诡弊，暗中盗典的都有。这话连我也只听得说。”何小姐道：“只不知这块圈地，我家可有个什么执照儿没有？”安老爷道：“怎的没有！凡是老圈地都有部颁龙票；那上面东西南北的四至，都开得明白。只是老年的地，不论顷亩，只在一夫之力，一夫能种这块地的多少土计算，叫作一顷。所以那顷数，至今我再也弄不清了。”何小姐道：“果然如此，那就好说了。有了执照，不愁找不出四至来；按着四至，不愁核不出顷数来；凭顷数，不愁查不出佃户来。佃户一清，那户现在我家交租，那户不在我家交租，先得明白了，便可查那不在我家交租佃户名下地租，年年都交到什么人手里。查出下落来，如果是迷失的、隐瞒的，怎能便由他隐瞒迷失！只要不究他的已往，便是我家从宽了。即或其中有庄头盗典出去的，我们既有印契在手里，无论他典到什么人家，可以取得回来的。如果典价无多，拿着银子照价取回来，不和他计较长短，也就是我家从宽了。这等一办，又加增了进项，又恢复了旧产，岂不是好！况且这地又不隔着三五百里，都围着家门口儿，也容易查。只要查得清楚，敢怕那租子

比原数会多出来,还定不得呢!”张姑娘道:“我姐姐这话,说的可真不错。我到了咱们家这一年多,听了听京里置地,敢则和外省不同,只知合着地价,计算租子,再不想这一亩地有多大的出息儿。就拿高粱一项讲,除了高粱粒儿算庄稼;高粱苗儿,就是苕帚;高粱杆儿,就是秫秸;剥下皮儿来,织席作囤;剥下桔挡儿来,就插灯笼插匣子;看不得那棍子岔子,只作火烧,可是家家儿用得着的;到了乡下,连那叶子也不白抛,那一桩不是利息?合在一处,便是一亩地的租子数儿。就让刨除佃户的人工饭食、牲口口粮去,只怕也不只这几两银子。”

安老爷静听了半日,向太太说道:“太太,你听她两个这段话,你我竟闻所未闻。”安太太道:“不然我为什么说她们说的有点理儿呢!”安老爷道:“我只不解,算你两个都认真读过几年书,应该粗知些文义罢了,怎的便贯通到此?这却出我意外。”何小姐笑说道:“公公只想:我妹妹呢,她家本就是务农人家;到了媳妇,清山一住三年,眼睛看的是这个,耳朵听的是这个,便和那些村婆儿、村姑儿讲些的话儿,也无非这个。媳妇们两个,本是公婆特地娶来的,一个南山里的,一个北村里的,怎的会不懂呢?”

安老夫妻听了这话,益加欢喜。安老爷便说道:“话虽如此。也亏你两个事事留心。只是要清这项地,也须费我无限精神;便说弄清了,果然庄头有些私下典出去的,此时又那里打算这许多地价。”公子听到这里,便站起来禀道:“现放着邓九太爷给玉凤媳妇帮箱的那份东西呢?”老爷道:“唉!那原是她师傅因她娘家没人疼她的一番深心,自然该留着她自己添补使用,才不负人家这番美意。怎的作这项用度起来?”公子又回道:“她两个现在的服食器用,都经父母操心,赏得齐全,

既没可添补的地方,月间又有照例的月费,及至有个额外用钱的去处,还是和父母讨,独自己还用添补些什么?自然该把这项进奉了父母,作这桩正务才是。”说着,便跪了一跪,说:“务必请父母赏收。”安太太道:“不害臊,人家媳妇的东西,怎么用你来这么献勤儿呀?”安太太这句话,可招出他后天的一点儿书毒来了,笑道:“回母亲,哪是她的?连她还是我的;是我的便是父母的。礼,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这等讲起来,哪又是她的?何况此举,本出于媳妇玉凤自己的意思,并且不但她一人的意思,便是金凤媳妇,也所见略同。不过这话,理应儿子代她们禀白,才合着唱随的道理。”安太太道:“阿哥,你别呕我,你只和我简简捷捷的说话。这也值说得没三句话,又背上了这么一大车书。”谁知他这车书,倒正合了乃父之意,点头道:“这话太太自然该听不明白,然而却正是妇道应晓得的。那《内则》有云,凡妇不命适私室,不敢退;妇将有事,大小必请于舅姑;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这篇书,正所以补《曲礼》不足。玉格这话,却是他读书见道的地方。”金、玉姐妹见公公有些首肯,便一齐说道:“这项金银,现在既白放着,况且公公眼下,是不打算出去的了,便让玉郎明年就中举人,后年就中进士,离奉养父母,养活这一家,也还远着的呢!这个当儿,正是我家一个青黄不接的时候儿,何况我家又本是个人不敷出的底子,此后日用有个不足,自然还得从这项里添补着使,与其等到几年儿之后,零星添补完了,另打主意。何如此时就这项上,定个望远的主意,免得日后打算。如果办得有个成局,不唯现在的日用够了,便是将来的子孙,也进则可仕,退亦可农。这话不知公婆想着怎么样?”

安老爷听了,连连点首说道:“善哉!三年之内,无饥馑

矣！”说了这句，又低着头，寻思了半晌，说道：“还有一节难处，果然照这话办起来，自然要办个澈底澄清。那算方田，核堆垛，却得专门行家，我是逊谢不敏，玉格又不能；便是我家这几个家人，也没个能的，岂不是依然由着那班庄头拨弄？”公子说：“这桩事，儿子倒看准了一个人，就是我家这叶通便弄得来。”安老爷道：“他？我平日只看他认得两个字，使着比个寻常小厮清楚些，这些事他竟弄得吗？”公子道：“不但会，并且精。儿子又怎的晓得？因见我丈人常和他一处讲究，我丈人拿着本子《九章算法》问他几块怎样畸零的田，凑起来合了多少亩；几块若干长短的田，凑起来应合多少亩。他拿着面算盘，空手算着，竟一毫不错。及至他问我丈人多少地，应收多少高粱麦子谷子，我丈人不用打算盘，说的数目却又和那算法本子上不差上下，又是怎的一谷二米，怎的一熟两熟，怎的分少聚多，连那堆垛平尖，都说得出来。据我看起来，大约一边是从合算来的，一边是从阅历来的。只我听着，觉得比着夏后氏五十而贡的那章考据题还难些。”安老爷叹道：“如我父子，正所谓不知稼穡艰难者也！对之得毋少愧？”

公子原是说自己不通庶务，不想惹得老人家也谦尊面光起来。一时要竭力斡旋这句话，便道：“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便是大圣人，也道得个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安老爷听了，便正色道：“这几句书讲错了，不是这等讲。吾夫子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这二句话，正是吾非斯人之徒欤而谁欤的铁板注脚。他老人家正在一腔的救世苦衷，没处发泄，想着假如吾道得行，正好同二三子共襄治理，不想这樊迟是话不问，偏偏的要请学稼请学圃起来，夫子深恐他走入长沮桀溺的一路，倘然这班门弟子，都要这等起来，如苍生何？所以才对

症下药,和他讲那上好礼的三句。这两个如字,要作我不照像老农老圃一样讲,不得作我不及老农老圃讲,合着下文的焉用稼一句,才是圣人口气;不然,你只看‘道千乘之国,使民以时’的那个‘时’字,可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说得出来的?”

安太太听了听事情不曾说出眉目,他又讲起书来了,便道:“这不是吗?人家媳妇儿在这里说正经的,老爷又说孔夫子上去了,这都是玉格儿惹出来的。”安老爷道:“天下事除了取法孔夫子,那里还寻得出个正经来。”太太可真被这老爷呕得受不了,说:“老爷,咱们爷儿们娘儿们,现在商量的是吃饱饭;那位孔夫子,但凡有个吃饱饭的正经主意,怎的周游列国的时候,半道儿会断儿顿了,拿着升儿余不出升米来呢?这难道不是老爷讲给我们听的吗?”安老爷道:“此正所谓君子固穷;又浮海居夷,所以发浩叹也。”安太太只剩了笑,说道:“是了是了!无论怎么着罢,算我们明白了就完了。老爷此时,只细想想两媳妇这话是不是,这主意可行不可行;或者老爷还有个什么驳正指示的,索性就把这话商量定规了。”安老爷道:“自古道:疑人莫用,用人莫疑。她两个既有这番志向,又说的这等明白,你我如今竟把这桩事责成她两个办起来,才是正道;此时岂可误会了那言前定、事前定的两句话,转去三思而行。”太太道:“不是的,我是犹疑这两小人儿,担不起这么大事来呀!”老爷道:“喂,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不必犹疑。”说完,便吩咐公子道:“至于你讲的那项金银,也可以不必一定送到我同你娘跟前来,你只晓得那子妇无私货为通论,可知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尤为论之至通者。只此一言可决,不须再议。”因又回头向太太说道:“我倒还有一说,我往往见到老来,把这份家,自己牢牢的把在手里,不肯交给儿孙,我颇笑

他不达。细想起来,大约他那不达,也有两般苦楚。一般苦的是养着个不肖的子孙,先虑到把我一生艰难创造而来的由他任意挥霍而去,及至我受了贫苦,还得重新顾瞻他的吃穿;一段苦的是,养着个好儿子,又虑到他虽有养老的孝心,我却把自立的恒产,便算我假作痴聋,也得刻刻怜恤他的心力不足。如今我家果然要把这旧业恢复回来,大约足够一年的吃穿用度,便不愁他们有个心力不足了。再看这三个孩子的居心行事,还会胡乱挥霍不成?你我就索性把这份家,交给两个媳妇掌管。两个人之中,玉凤媳妇是个明决气像,便叫她支持门庭;金凤媳妇是个细腻风光,便叫她料量盐米。我老夫妻,只替她们出个主意,支个嘴儿。腾出我来,也好趁着这未辍的聪明,再补读几行未读之书;果有余暇,便任我流览林泉,寄情诗酒。太太无事,也好带上个眼镜儿,叼袋烟儿,看个牌儿,充个老太太儿,偿一偿这许多年的操持辛苦。玉格却叫他一意用功,勉图上进,岂非我家不幸中之一大幸乎?”太太见老爷说得这等高兴,益加欢喜,便道:“我想着也是这样。老爷这样说,好极了。”因望着两个媳妇笑道:“我再想到我熬了半辈子,直熬到你们俩进了门,我这斗牌才算奉了明文了。”

张太太自从搬出去之后,每日家里吃过早饭,便进来照料照料,遇着安老爷不在里头,便同舅太太和安太太闲话,有个活计也帮着作作。这日进来,正值安老爷在家,她坐了一刻,便去找舅太太,见舅太太正在那里带了两个妈妈,张罗她姐妹过冬的里衣儿,她也就帮着作起来。舅太太是个好热闹没脾气的人,她乐得借她醒醒气儿,解解闷儿,便和她一面料理针线,一面高谈阔论起来。两个人虽不同道,大约一样的是不肯白吃亲戚的茶饭的意思。作了一会子,见天不早了,便收了活